# 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十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晉

司馬懿字仲達曹操辟爲文學掾遷太子中庶子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操嘗夢三馬同食一槽謂丕曰懿非人臣也丕素與懿善故得免既而竟還魏祚

司馬高祖伐公孫淵過故鄉會父老故舊飲燕高祖作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逢際會奉辭遐方將掃逋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

告誡歸老待罪武陽。

賈充（始生時其父逵曰後當有充閭之慶故名充而字公閭）

初魏主高貴鄉公帥府衛出討司馬昭賈充時為中護軍自外入令成濟弒之泰始中人為充等謠言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裴謂裴秀王謂王沈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名婉字淑文淑美有才行豐被誅離婚徙邊復娶郭配女即廣城君名玉璜

後李以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郭怒不許充乃爲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嘗與李聯句賈吟云室中是阿誰歎息聲正悲李云歎息亦何爲但恐大義虧賈云大義同膠漆匪石心不移李云人誰不慮終日月有合離賈云我心子所達子心我亦知李云若能不食言與君同所宜充嘗辟韓壽爲椽壽美姿容充女於青瑣中窺而悅之常懷存想發於吟咏婢往壽家具述其事壽聞心動遂潛往與女通充覺女有異於常因會諸吏聞壽有異香氣香本

外國所貢一着人經月不歇之計武帝惟賜已
及陳騫疑壽與女私乃考問左右婢得其狀秘
之以女
妻壽

傅玄 晉初置諫官以玄爲之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臺閣生
風

古歌有八變九曲之名李尤九曲歌曰年歲晚暮
時已斜安得壯士挽日車傅玄九曲歌曰歲暮
景邁羣光絕安得長繩繫白日全篇無傳獨八
變僅存其歌曰北風初秋至吹我章華臺浮雲

多暮色似從崦嵫來枯桑鳴中林絡緯響空堦
翩翩飛蓬征愴愴遊子懷故鄉不可見長望始
此回
傅玄有車遥遥篇曰車遥遥兮馬洋洋追思君兮
不可忘君安遊兮西入秦願爲影兮隨君身君
在陰兮影不見君依光兮妾所願又燕人歌曰
燕人美兮趙女佳其室則邇兮限曾崖雲爲車
兮風爲馬玉在山兮蘭在野雲無期兮風有止

思多端兮誰能理

李密字令伯一名虔先仕蜀晉初徵爲太子洗馬陳情表古本少事荒朝朝後人誤以爲僞朝孫霸崖嘗有詩僞朝料得非公事不得當時墨本看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免密官

山濤字巨源與嵇康阮籍籍兄子咸及劉伶王戎向秀常集于竹林肆意酣暢世謂

竹林七賢子

簡字季倫

山巨源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

漢時侍中習郁嘗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池池邊有高隄偏種長楸修竹芙蓉緣岸菱芡覆水是游。宴名處。山季倫都督荊州時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曰此是。我高陽。池時有兒

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并州簡愛將

劉伶字伯倫身長六尺貌甚醜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容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爲宅舍屋宇爲幝衣諸君何爲入我幝中偶與俗士相忤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何足以當尊拳其人廢然而返伶嘗來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

飮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當祝鬼神斷之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飮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引酒進肉塊然復醉

王戎字濬冲渾之子以平吳功封安豐侯總角時與裴叔則同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阮籍先與渾爲友時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阮二十歲阮與之交謂渾曰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孫楚字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皃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

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示王武子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左階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胷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惟立言名乃長久胡

爲堁然坐緘其口。孔子觀周遂入后稷之廟廟當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誡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

董京不知何許人在洛陽隱居白社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緜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數就社中載與俱歸又貽書勸其仕進京荅歌曰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飡何爲棲棲自使疲單玄鳥紆幙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

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萬世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知哉達人深穆其度

賈謐即韓壽子賈后女弟出也后與小吏通詐爲有身取謐養之託以諒闇所生故勿顯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石崇潘岳左思陸機機弟雲及劉琨等皆附謐號二十四友

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謡云南風起兮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峨千歳髑髏生齒牙南風賈后字也

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字也會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也其後賈謐旣誅賈后尋亦廢死又有謠云東宮馬子莫嚨哅前至臘月纏汝髮是時愍懷頗失衆望卒以廢黜不得其死爲趙主倫旣篡位洛中又有謠云虎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按成都西藩而在

鄴故曰虎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區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有無君之心故曰登城看也

束晳字廣微踈廣之後其曾孫避王莽亂去足為束惠帝朝賈謐請晳為著作郎晳嘗辨三日曲水之義賜金五十斤又補南陔白華華黍由庚由儀崇丘詩六篇

束晳家貧賦曰余遭家之轗軻嬰六極之困屯無原憲之厚德有斯人之下貧愁鬱煩而難處且羅縷而自陳有漏狹之草屋不蔽覆而受塵欲

恚怒而無益徒怫鬱而獨嗔蒙乾坤之徧覆。庶無財而有仁。

太康中陽平郡界大旱晳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晳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束長生。

石崇苞之子生于青州小字齊奴苞臨終崇幼獨不及家財及爲荆州刺史使商客航海致富砌上就苔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壺中之景不過如是劉寔嘗詣崇如厠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劉惶遽反走語崇曰向誤入卿內崇

曰夭
劉再

石季倫妾綠珠嘗作懊儂歌其詞曰絲布澀難縫。令儂十指穿。黄牛細犢車。遊戲出孟津。綠珠本梁氏女崇以珠三斛買之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不與秀怒勸趙王誅崇崇正宴於金谷園樓上甲士到門崇謂綠珠曰吾爲汝得罪綠珠曰當效死於君前即自投於樓下而死洛陽石崇宅有綠珠

樓金谷水名流經崇居崇構別館因名一名梓澤

石衛尉有愛婢曰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十五無有比其容貌崇嘗語曰吾百年後當指白日以汝爲殉荅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于是彌見寵愛崇嘗擇美容姿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覩不相分別又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香如塵末布象床使所愛者踐之無迹則賜以眞珠百琲有迹則節其飲食令

身輕弱故閨中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珠。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謂胡女不可爲羣競相排毁崇受譖卽退翔風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作五言詩曰春花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烟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爲樂曲至晉末乃止

潘岳 字安仁芘之子鄉邑號爲奇童後爲河陽令植桃李滿城人號河陽一縣花岳

妙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連手縈之左思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嫗亂唾委頓而返又岳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載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

潘岳有所思因以思楊容姬難堪六字爲題作離合詩曰佃魚始化。人民穴處。離田字意守醇樸。音應律呂。離心字田心合成思桑梓被原。井木在野。離木字錫鑾未設。金石弗舉。離易字木易合成楊害咎蠲消。吉德流普。離宀字谿谷可安。奚作棟宇。離谷字穴谷合成容嫣然以

喜。焉懼外侮。離女字厤神委命。已求多祜。離肥字女厄合成姬嘆彼季末。口出擇語。離莫字誰能默識。言喪厥所。離佳字莫佳合成難壟畆之諺。龍潛巖阻。離土字鬱義崇亂。少長失序。離甚字土甚合成堪

初潘岳爲瑯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岳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

岳及石崇爲亂誅之初崇爲成陽太守岳送之詩曰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椑靈囿繁若榴茂林列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顏但愬杯行遲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及岳與崇被收俱不相知崇已送市岳後至崇謂曰安仁卿亦復爾耶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

潘安仁與石季倫同刑東市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爾潘曰俊士塡溝壑余波來及人

左思字太冲欲賦三都乃詣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置筆硯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賦成以示皇甫謐謐爲賦序由是讀書之家競相傳寫都城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擬作三都賦聞思作之撫掌大笑與弟書曰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左賦出機絕嘆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筆

賈充嘗徵左思爲記室不就因感人年老作詩曰

秋風何冽冽。白露爲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慷。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亦太冲詩語

左思白髮賦云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惄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偪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

哉何罪之故予觀橘柚一皜一曄貴其素華匪
尚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
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閶闔藹藹紫廬
弱冠求仕童髫獻謨甘羅乘軺子奇剖符英英
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
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娛甘羅自以辨惠
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
以烏鬢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

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
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
義貴耆老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
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
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
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左九嬪名芬思之妹也少好學善綴文武帝聞而
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

才德見禮每有方物異寳必詔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馬賦啄木云南山有鳥自有啄木饑則啄樹暮則巢宿無干於人惟志所欲性清者榮性濁者辱

左太冲嘗有感離詩贈芬芬荅詩云自我去膝下倏忽踰再期披省所賜告髣髴想容儀何時當奉面娛目於書詩何以訴辛苦告情於文辭

陸機字士衡大司馬抗之子弟雲字士龍蔡司徒在洛見平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

問尾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尚書閔鴻見士龍小時卽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顏子也後宦人孟玖譖平原有異志與雲俱被害是日昏霧四合大風折木平地雪盈尺人以爲陸氏寃

陸機百年歌云一十時顏如舜華曄有輝體如飄風行如飛。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違。清酒將炙奈樂何。奈樂何。 二十時膚彩津澤人理成。美目淑貌綽有榮。光車駿馬遊都城高

談雅步何盈盈清酒將炙奈樂何奈樂何　三
十時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
漏巵氣如薰辭家觀國綜典文清酒將炙奈樂
何奈樂何　四十時體方克壯志方剛跨州越
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璫清酒將炙奈樂何
奈樂何　五十時荷旄杖節鎮邦家鼓鍾嘈囋
趙女歌羅衣粹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
酒將炙奈樂何奈樂何　六十時年亦耆艾業

亦隆。騶駕四牡入紫宮。軒冕納那翠雲中。子孫昌盛家道豐。清酒將炙奈樂何。奈樂何。七十時精爽頗損膂力愆。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攬形羞髮獨長歎。八十時月明已損聰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辭官致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九十時日告耽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慮安危。感

念平生淚交揮。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肢百節還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呼吸頻蹙反側難。茵褥滋味不服安。機少好遊獵在吳豪盛客歙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一日機戲語犬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賚書馳還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之頸犬出驛路疾走向吳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載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如飛逕至機家口銜竹筒作聲機家開筒取書看畢作答書納竹筒中復繫犬頸犬既得答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而犬往還才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家葬機村南村人呼為黃耳冢

陸士衡在坐潘安仁至陸便起去安仁曰清風至

塵飛揚陸應聲答曰衆鳥集鳳凰翔

陸士龍荀鳴鶴（隱）二人未相識因會張茂先坐張

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

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

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張曰荀何遲荀答曰本

謂雲龍騤騤今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

遲張乃撫掌大笑（平原初見張華華曰賢弟何不來機曰舍弟有笑疾不敢

不先陳之華鬚偏遂以錦囊盛之雲見大笑華終不恠又嘗縱經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落水幾至死

張載字孟陽弟協字景陽亢字季陽並有俊才與機雲齊名時稱二陸三張亦曰三陽又有語云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不無軒輊云

張載賦貧士詩曰芒墟人迹希隱僻闇鄰濶葦籬自朽損毁屋每寥豁炎夏無完絺玄冬無煖褐四體困寒暑六時疲飢渴營生生愈瘁愁來不可割

夏侯湛與潘安仁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夏侯湛文章宏富善構新詞爲郎中累年不調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咳唾成珠璣。拂袂出風雲。又作家風載其祖父之德

張翰字季鷹吳人儼之子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爲身後名耶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爾何能羈宦數

千里以要名爵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歸

劉寶 字道真陸士衡初入洛咨張華所宜詣劉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耆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為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旁河操櫓女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旁河牽船又嘗

與人共飯草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著青衣劉調之曰青羊引雙羔嫗答曰兩豬共一槽道眞無以對

謝鯤字幼輿與胡毋輔之畢卓光孟祖阮放羊曼桓彝阮孚並以任放爲達時人謂之八達孟祖避難渡江投胡毋值輔之經等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便于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

謝幼輿鄰家高氏女有美色常往挑之女投梭折

其両齒時人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長嘯曰猶不廢我笑歌

堯山堂外紀卷十一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晉

劉琨字越石與之弟少與祖逖為友謂人曰常恐祖生先我著鞭

盧諶先為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磾領幽州求諶為別駕琨答諶詩云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言諶棄已而就匹磾也厥後琨命箕澹攻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

乃率衆赴匹磾繼為匹磾所拘再贈諶詩云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其詩託意欲以激諶而救其急諶殊不領琨既被害諶始上表以雪其冤

祖逖字士雅元帝時為豫州刺史戴洋語人曰祖士雅九月當死妖星已見於豫州之分矣逖亦嘆曰此為我也俄卒贈車騎將軍劉琨嘗稱祖朗詣曰少為王敦所歎

祖逖在豫州約已務施課農桑撫納新附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

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清醪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

鄧攸字伯道童時嘗詣鎮軍賈混混以訟事示攸使決之攸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

元帝時鄧攸為吳郡太守攸載米之郡俸祿一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及去職百姓留牽攸舡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

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以儒學知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元帝時王導薦為散騎常侍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後聞交趾出丹求為句漏令乃於羅浮山煉丹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後尸解仙去號葛仙翁

葛洪嘗過贛之興國境見山靈水秀遂結廬築壇鑿池洗藥留四言詩一首曰洞陰泠泠。風珮清清仙居永劫。花木長榮今其地有洗藥池

郭璞字景純有郭公者精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

天文卜筮之術嘗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

郭景純有僬僥讚曰僬僥極麼竫人又小四體取足眉目纔了

郭景純着幽思篇有句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歎曰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後數年沙漲去墓數

十里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
壘三墳唯毋與昆
郭景純錢唐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
鳳舞到錢唐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
王後宋高宗中興建邦天目乃主山至度宗甲
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
鼎遂移　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蘇峻之難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大怒曰卿壽
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
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或值璞在婦間便入

璞曰卿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必客主有殃也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天實為之將以誰咎故璞終嬰王敦之禍而彝亦死

初庾翼幼時嘗令景純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彫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氷曰子忘郭生之言耶丘上山名此歸不宜用氷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為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耶長

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

殷羨字洪喬豫章太守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今金陵西南有投書渚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庾亮字元規與弟翼先後都督征討軍事稱大征西小征西世謂亮為豐年玉翼為

荒年穀

咸和初庾亮專總朝政時歷陽內史蘇峻志輕朝廷亮乃修石頭城以備之因下詔徵峻峻曰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遂舉兵反初明帝大寧初童謠云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至是明帝崩成帝方六歲為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峻尋死峻弟石據石頭尋

為諸公所破
孫盛二子長名潛次名放小時同詣庾公公問潛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曰齊許由問放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放兄弟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一日詣孫見齊莊在外問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公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之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烏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烏。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桓温字元子生未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父彝以嶠所賞故名温面有七星劉惔常稱之曰桓公鬚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也嘗經王敦墓望之云可兒可兒後伐秦於北方得一巧

作老婢訪之乃劉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整理衣冠又呼問之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桓大司馬嘗題八陣圖云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哀帝隆和初童謠云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先是穆帝改元升平越五年帝崩不滿斗不至十年也朝廷惡聞此謠

國𤠔年曰興寧民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
聊生哀帝尋崩大臣迎奕立之奕夙有痿疾使
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為巳子百姓歌之
曰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
成龍子又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浮韁汝非
皇太子那得甘露漿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
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時溫欲先立功河朔
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郄

起乃勸為伊霍之舉溫遂與定議詣建康宣太后令廢奕為海西縣公立會稽王昱三子非海西公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

初熒惑入太微海西尋廢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時郗超為中書在直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内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帝因誦庾闡從征詩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

悽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因泣下流襟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簡文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日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

簡文極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為談客嘗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桓宣武下都問劉惔曰聞會稽王語奇

進爾耶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

殷浩字淵源少與桓溫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殷嘗作詩示桓桓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也袁虎大妹名女皇適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嘗語桓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孫盛與殷浩談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閒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毛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捩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

謝尚聞浩能清言往造之謝注神傾意不
頸覺流汗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殷中軍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請廢之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每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外生韓康伯始隨至徒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殷廢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阿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巳輒取之故當出我下浩死浩子涓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孝武即位溫入朝赴山陵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

見衆亦見溫拜時頻言臣不敢溫又問殷涓形狀云向亦在帝側盖涓為祟也溫遂遇疾死

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郗鑒使門生求壻於導導令徧觀子弟門生歸語鑒王氏諸少並佳然惟一人在東床坦腹若不相聞鑒曰此正佳壻訪之乃逸少也遂妻之子七人凝之渙之徽之操之獻之皆有書迹傳世玄之肅之二人未見故東坡詩云羲之生五之時以王承王悦及羲之為王氏三少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

羣歎曰癡何預盛德事耶
永和中王羲之修禊事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羣賢畢集謝安謝萬孫綽與羲之等十一人賦五言詩各一首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與渙之等十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謝瑰卞廸卓旄羊模孔熾劉密與獻之等十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羲之五言詩曰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閬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

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時人次蘭亭集
序方之金谷詩序云羲之得人以已敵石崇甚
有欣色
會稽有孤居姥養鵞善鳴羲之市之未
得乃命駕自往觀之姥聞王至烹鵞以
待羲之歎惜不已又山陰有道士養鵞羲之亦
往觀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
欣然寫畢籠鵞而去在戢山時見一老姥賣六
角竹扇羲之書扇上各為五字姥初不喜羲之
謂姥曰但道是王右軍書求百錢可得也每自
言我書與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其
書初不勝庾翼郗
愔及其暮年方妙
王徽之作桓車騎冲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

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桓又嘗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王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

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
小舡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
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子猷嘗暫
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直
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嘗行過吴中見一士
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洒埽施
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
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
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
留坐盡歡而去又嘗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伊
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于岸上過王在舡中客
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
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

卽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其任率無如此

王子猷詣謝公謝問七言詩何如子猷承問答曰雖駿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王獻之為吳興守羊不疑為烏程縣令其子欣時年十二王甚知愛之嘗夏日入縣欣著新練裙晝寢子敬書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欣尤長于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子敬嘗夜卧齋中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子敬徐曰偷

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

王子敬有愛妾曰桃葉其妹名桃根嘗作歌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又云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動桃葉能詩答歌曰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君獨採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待櫓風波了無常沒命江南渡後以謠見棄今金陵秦淮口有桃葉渡云

支道林入

來見子猷兄弟還入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耳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謝尚字仁祖小名堅石年八歲父鯤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謝尚為鎮西將軍嘗着紫羅襦據胡牀在市中佛國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曰青陽二三月柳

青裘復紅。車馬。不相識。音落黃埃中。市人不知是三公也

仁祖善音樂桓宣武嘗語人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謝安

字安石奕墨也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謚文靖王儉稱為江左風流宰相紹興府有東山山半有薔薇洞即安携妓遊讌絕頂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二亭遺跡白雲明月即二妓名

謝安王坦之郗超並少有盛譽時人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
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謝安蘭亭集詩曰相與欣佳節率爾同褰裳薄雲羅景物微風翼輕航醇醪陶丹府兀若遊義唐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

謝傳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下公欣然倡韻曰大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世稱謝庭聯句

道韞奕之女左將軍
王凝之妻也聰識有

才辯既往王氏大薄凝之反還謝家意甚不悅
一叔父安慰釋之曰王郎逸少子亦不惡汝何恨
道韞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
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
謝韶胡謂謝朗遏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
王獻之常與賓客談論詞理將屈道韞使婢謂
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
布幛中獻之前議賓客不能屈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玄稱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道韞所稱偏有雅人深致

道韞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顧氏有濟尼者

遊二家或問之對曰王夫人神情朗徹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謝傅夫人劉不令公有別房公頗欲立妓妾令姪等微達此旨共訊夫人因稱關雎螽斯有不妬之德夫人問誰撰此詩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使周姥撰詩當無此句

王國寶是謝傅壻專利無檢行謝每抑制之後國寶為孝武帝親暱遂危構謝帝一月召桓子野飲謝亦在坐帝命桓吹笛桓即吹為一弄乃放

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乃勑御妓吹笛桓又言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奴既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謝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

凡

羊曇少為謝大傅所知大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因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尭山堂外紀卷十一終